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潑投河 權奶奶爭風吃醋

勸君休得娶京婆，貞靜無聞悍性多。滿口只圖叨酒肉，渾身惟愛著綾羅。爭風撒潑捐廉恥，反目行兇犯誹河。權媼戴姬童寄姐，三人歪慳不差多。

狄希陳從滄州別了童寄姐，到家祭祖，原約過少則五日，多則十日，便可回來上船。童寄姐合郭總兵的兩隻座船到了臨清，在浮橋口灣住。郭總兵日逐會通家，拜相識，赴席請人，忙了幾日；寄姐單單的住在船上。起初郭總兵有事，寄姐也還不甚心焦。後來郭總兵公事完了，日逐過寄姐的船來問信，那裡等的狄希陳來到！一連等了十四日，方才回到船上，買丫頭，僱家人，又足足耽擱了兩日，方才開船起行。因違了寄姐的限期，寄姐已是逐日難借狗不是的尋鬧，說狄希陳戀著家裡那瞎老婆，故意不肯起身，叫寄姐住在船上，孤清冷落，如呆老婆等漢一般。許過捎羊羔酒、響皮肉與寄姐嘗，又忘記不曾捎到。怕人說是爭嘴，口裡不好說出，心裡只是暗惱，指了別的為由，只罵狄希陳是狗叨了腦子的忘八。說那寄姐的不賢良處，也就跟的素姐七七八八的了。

一路行來，過淮安，過揚州，過高郵，儀真大馬頭所在，只要設個小酌，請郭總兵、周景楊過船來坐坐，回他的屢次席，只因惱著了當家小老媽官，動也不敢動，口也不敢開。喜得順風順水，不覺得到了南京。歇住了船，約了郭總兵、周景楊，同進城去置買那一切的禮物。住了兩日，各色置買完備，然後開船起行。

寄姐將那買來送禮的物件，盡揀好的，如灑線袍裙，繡衾錦帳，玉簪玉花之類，上色鮮明尺頭，滿滿的揀了兩大皮箱。狄希陳心裡想道：「憑他收起，臨時要用，自然取他出來。」誰知他住在船上沒得事做，將那配袍的繡裙，一條一條的剪將開來，嵌上皮金，縫完打摺，釘帶上腰；整匹尺頭都裁成了大小衣服；玉花都妝成了翠葉，穿了珠子；上好的玉簪，都自己戴起。狄希陳心裡想：「苦哉，苦哉！你若早說如此，我在南京尚可添買。哄得我離了南京，將這有數禮物，都把我剪裁壞了，我卻再往那裡去買？這一到成都，堂上三廳，這樣四分禮，卻在那裡擺佈？」滿腔愁苦，口裡又不敢說得，只是暗惱。

一日，寄姐又將一匹大紅六雲■絲裁了一件禿袖衫，剩的裁了一腰袂褲。狄希陳忍不住道：「這匹大紅雲■，用了九兩多銀子買的，是要送上司頭一件的表禮，可惜如此小用！沒了送上司的禮物，如何措手？況我在北京又與你做的衣裳不少，卻把這整尺頭都裁掉了！」寄姐把那不賢惠臭臉一放放將下來，氣的象豬肝顏色一樣，罵道：「臭賊！不長進的忘八！你沒本事掙件衣服給老婆穿，就不消攬下老婆！你既攬下老婆，不叫穿件衣裳，難道光著屁股走麼？你是那混賬不值錢的老婆生的，不害羞；我是好人家兒女，知道羞恥，要穿件衣裳，要戴點子首飾！你既不肯教老婆打扮，我光著屁股走就是了，羞你娘的臭臉！」一面口裡村卷，一面將那做的衣裳扯的粉碎，把那玉簪玉花都敲成爛醬往河裡亂撩，罵道：「咱大家不得！沒見食麵淫婦生的！」

狄希陳雖是被薛素姐打罵慣的，到了寄姐這個田地，未免也有些血性上來，說道：「你毀壞我這許多禮物，都小事，你開口只罵我的娘，我的娘又沒惹你，你又沒見他的面，你只管罵他怎的！你家裡沒放著娘麼？」寄姐道：「俺母是好人家兒子，骨頭尊重，生的好兒好女，不似你娘生你這們杭杭子！合我媽使天平兌兌，比你娘沉重多著哩！」狄希陳道：「我沒見銀匠賊老婆骨頭尊重！俺娘生我這們七八品官的兒女，生個女兒是秀才娘子；不照依銀匠賊老婆生的兒子，僱與我管舖子，生的丫頭子，賣與我做小婦奴才！你看我這杭杭子！我清早到任，我只趕晌午，我差自隸快手，把滿城的銀匠都拿到衙門來，每人二十板，刺『竊』『盜』字，問徒罪，打的那些銀匠奴才們，只望著我叫老爺饒命！我再下下狠，把銀匠的老婆，銀匠的丫頭子，都拿到衙門來，撈的屎一齊廁！」

寄姐性子象生菩薩似的，豈容狄希陳揭著短罵這們一頓？扯著狄希陳就搥臉碰頭，揪巾子，扯衣裳，拉著齊跳黃河，口裡喊叫道：「前船、後船、梢公、外水、攔頭、把舵，眾人都一齊聽著！山東狄希陳跑到京裡賃俺房住，見我標緻，半夜把我的爹殺了，把娘也殺了，圖我的家財，霸佔了我的身子，京裡的緝事的嚴，住不了，買了假憑，往七八千里去做假官哩！他昨日往家去，嗔他家裡的老婆留他，他把家裡的老婆殺了，逃走來了！他私雕假印，用的是假勘合！你是甚麼杭杭子，奉那裡差，打著廩給，撥著人夫的走路？我是證見，列位爺們替我到官跟前出首出首，只當救我的狗命！我既是洩露了他的天機，他沒有饒我的，不是推我在河裡，就是使繩子勒殺我，他狠多著哩！我的一個丫頭，他強姦他不依，一頓繩子勒的半死不活的，使棺材放了出去，叫鄰捨家知道了，拿訛頭，告到察院衙門，帶累的拿我去見官！這是我跟你一場，你封贈我的！」

狄希陳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神靈聽著哩！」寄姐罵道：「賊昧心的忘八！我屈著你甚麼來，你念佛叫神靈的？我穿你件衣裳，你那偏心忘八，就疼的慌了；只許你家中的老婆，你買這們些衣服尺頭珠寶寶石，給他罷了！我還明眉大眼高鼻梁相趁的穿，你家裡那老婆，瞎著個臭扶眼，少著個鼻子，兩個大窟窿，看到額根頭子，捺著個瑩白的臉，抹著個通紅的唇，裂到兩耳根，不象個廟裡的鬼哩！那裡放著買這們些東西給他！那裡放著守他這們一向才來！人說『和尚死老婆大家沒』，我合那小婦臭浪蹄子，姑子死和尚，也是大家沒！」

狄希陳道：「你說我殺了他逃出來了，怎麼我又偏疼起他來了呢？」寄姐道：「我不許你強嘴！我待怎麼說，就怎麼說，只是由的我！我只是不合你過，你齊這裡往下船，寫休書給我，差人送的我去就罷了！咱『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』。你做你那賊官去！有我這們個老婆，愁嫁不出你這們個杭杭子來麼！孩子我也不帶了去。要不，我抱著孩子扯著你，咱娘兒三個一齊的滾到黃河裡頭就罷了！」狄希陳道：「呀，呀！這不扯淡！你待跳黃河，你自家跳呀，你又抱著孩子，拉著我呢！我合孩子的命貴，不跳黃河。你命不值錢，動不動就跳河跳井的！」寄姐越發撒起潑來，把孩子一把揣在懷裡，拿了根絲綢汗巾子，束了束腰，一手扭著狄希陳的衣領，就往船外頭鑽。狄希陳一邊往後掙，一邊從懷裡奪孩子。

張樸茂的媳婦子，新尋的家人伊留雷媳婦子，新尋的丫頭小河漢、小涉淇，四個人齊齊的拉著寄姐不叫跳河。唬得小京哥高叫喚往懷裡鑽。寄姐怪罵道：「臭浪淫婦們！誰希罕你們拉我？我跳了河，忘八淫婦們過自在日子倒不好麼？」張樸茂老婆道：「奶奶，你消消氣罷。兩口子合氣，是人間的常事，那裡放著就要跳河？」寄姐罵道：「沒志氣的淫婦浪聲！我是你麼！叫人這們揭挑著罵，還腆著扶臉活呀！」張樸茂媳婦道：「奶奶，你罵我也罷。『相罵沒好口，相打沒好手』，只許你百聲叶氣的罵俺爺麼？」望著伊留雷媳婦子說：「你去叫一個划著小船，趕趕頭裡郭總爺的座船，叫他等等兒，請過權奶奶合戴奶奶來勸勸咱家奶奶。河跳不成，別要氣的沒了奶，餓著叔叔不是玩的！」伊留雷老婆就使了他漢子，划著那小船，趕了郭總兵的船去。

原來這一日不知是個甚麼日子，合該是牛魔王的夫人翠微宮主九子魔母合地殺星顯大嫂、孫二娘這班女將當直。郭總兵的管家卜向禮，遠遠的望見伊留雷划船趕來，走出船頭上等看。伊留雷趕到跟前，卜向禮問道：「你來得這們凶凶的是做甚麼？」伊留雷道：「奶奶合爺合氣，只待抱著小相公拉著爺往河裡跳，家裡四五個人勸拉不住的，請權奶奶合戴奶奶過船去勸勸俺奶奶哩。」卜向禮搖著手，道：「俺這里正待請狄奶奶來勸權奶奶合戴奶奶哩。」伊留雷道：「是怎麼？」卜向禮道：「你把小船拴在船梢上，你上來自己聽不的麼？」

伊留雷起初來的心忙，也便聽而不聞。及至卜向禮說了這句，原來郭總兵船上也嚷成一片。只聽得一個說道：「沒廉恥的臭小婦！你拍拍你那良心，從在船上這一個多月了，漢子在我牀上睡了幾遭？怎麼你是女人，別人是石人木人麼？你年小，別人是七八十的老婆子麼？你就把占得牢牢的！你撈了稠的去了，可也讓點稀湯兒給別人呵口！沒良心的淫婦！打撈的這們淨！」

伊留雷悄悄的問卜向禮道：「這說話的是那一位？」卜向禮說：「這是權奶奶。」又聽得戴奶奶說道：「真是不知誰沒廉恥，不知誰沒良心！我咒也敢合你賭個。我從小兒不好吃獨食，買個錢的瓜子炒豆兒，我也高低都分個遍。不說你貨物兒不濟，攬不下主顧，只怨別人呢！這不他本人見在？我那一遭沒催著他往你那裡去？他本人怕往你那裡去，我拿豬毛繩子套了交給你不成？這

是甚麼營生，也敢張著口合人說呀？磳不殺人麼？」

權奶奶道：「我又沒霸佔漢子，我到擺！西瓦廠牆底下的淫婦才磳哩！」又聽郭總兵說道：「你兩個不要嚷了，這是我的不是，原因戴家的牀上寬些，睡的不甚窄狹，所以在戴家的牀上多睡了幾夜。這倒其實空睡的日子多，實際的日子少。在權家牀上雖是睡的日子少，夜夜都是實際的。況且我們做大將的人，全要養精蓄銳，才統領的三軍，難道把些精神力氣都用到你們婦人身上？桅艙裡面住的是周相公，——周相公是自己的通家，相處也年久了，這也便罷。卻也還有家人家丁合船上一千人等，聽了成甚道理？這也還好說是自己船上的人。狄友蘇的船緊緊的跟在後面，他也娶的是京師婦人，好不安靜，何嘗象你兩個這等合氣！」

權奶奶道：「你別要支你那臭嘴！怪道你做官不濟！為甚麼一個掛印總兵，被人搶的往家來了？管著大小三軍，夠幾千幾萬人，全要一個至公至道才服的人。你心裡喜的，你就偏向他；你心裡不喜的，你就吝他，這也成個做大將的人麼？我牀窄，睡不開你，把你擠下牀去了幾遭？你合他空睡，你當著河神指著你那肉身子賭個咒！你合我有實際來？你也指著肉身子設個誓！你那借花獻佛虛撮腳兒的營生，我不知道麼？你北京城打聽去！權家的丫頭都伶俐，不叫人哄呀！」

戴奶奶道：「你既知道是個『借花獻佛』，虛撮腳兒，你爽快別要希罕，為甚麼又沒廉沒恥的這們爭？」權奶奶道：「你看這蹄子淫婦說話沒道理！我爭進野漢子哩，沒廉恥？」戴奶奶道：「就是自己的漢子，把這件事說在口裡丟不下，廉恥也欠！」兩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爭罵不了。

郭總兵道：「我在廣西做掛印總兵，一聲號令出去，那百萬官兵神欽鬼服，那一個再有敢違令的？還要不時穿耳游營，割級梟首。怎麼這樣兩個臭婆娘便就束縛不住他！」叫小廝：「把我的鋪蓋，捲到桅艙裡，合周相公同榻，再不與這個兩個臭婆娘睡！閒出他白醜來！」郭總兵使性竟抽身往隔壁艙來，合周相公告訴白話。這權、戴二位奶奶見主人公不在跟前，你不憤我，我不憤你，從新又合氣起來。郭總兵道：「看起來倒還是那廣西的苗子易治，這京師的婦人比苗子更撒野，我們男子人又不好十分行得去。」叫過小廝黨童來，說道：「吩咐廚上安排酒菜，差一個人划了小船到後邊狄爺船上，請過狄奶奶來與二位奶奶和解和解。」黨童道：「不消另又差人，狄爺的伊管家來在這裡許久了，煩他順便請聲就是。」郭總兵問道：「他來此何干？適間兩個嚷鬧，都被他聽見，成甚道理！你叫他來，我自己問他。」

黨童將伊留雷叫到跟前，郭總兵問道：「你幾時到船上的？來此何事？」伊留雷道：「我家奶奶與爺合氣，只要抱了小相公扯了爺同跳黃河，家裡兩個家人媳婦，兩個丫頭，八隻手都扯他不住，敬來請二位奶奶過去勸勸。不料二位奶奶也在這裡合氣，小的就不敢再開口得。」郭總兵合周景楊兩個都拍手大笑。郭將軍道：「我還要央你回去，請你家奶奶來我船上，勸勸我家這兩個人，誰想你家奶奶也在那裡嚷鬧。你回去與你爺說，叫你爺快快的與奶奶賠禮。我一個大將軍八面威風的人也還耐他們不過，只得遞了降書。你爺是個書生，叫他快些輪服了罷。」周景楊道：「這目下就到九江了，我破費些甚麼，治兩個東道，外邊我們三人，裡邊他們堂客三人。我們雖不好與他們當面和解，與他們三個遙勸一勸；你們二公各人再背後隨便賠禮。到那快活的時節，都只不要忘了我老周。」

伊留雷辭了郭總兵，周相公，仍舊划了船回去。寄姐還在那裡撒潑不止，張樸茂的老婆抱著京哥怪哭，寄姐坐在船板上海罵。狄希陳起先那些昂氣都不知斂藏那裡去了，只是滿口告饒，認說自己不是，原不該還口回罵。「你只看京哥分上，不要合我一般見識。你撩在水裡的衣裳，打毀的玉器，我都一件件的賠還，半點也不敢短少。」

寄姐說道：「你這沒心眼的忘八，狠多著哩！我是故意的待作賤你，你曉的麼？你到南京，上船去買東西，你那鼻子口裡也出點氣兒問我聲：『這是南京地面，我待進城買甚麼去哩，你待要甚麼不？』問也不問聲，撇撇屁股，佯長去了。我說雖是沒問我，一定也替我買些甚麼呀。誰知道買了兩日，提起這件來，是送堂上的，提起那件來，是送刑廳的。我難道連個堂上合刑廳也不如了？」

狄希陳道：「我心裡也想來，不是著他大舅主張著納甚麼中書，丟這些銀子，弄的手裡醜醜的，我有不替你買得麼？我可又想我北京替你做的衣裳，可也夠你穿的，到了衙門裡頭，又沒處走，咱做官攢了錢再做也不遲。」寄姐說：「你沒錢也罷，你只替我買一件兒，或是穿的，或是戴的，難道這點銀子兒也騰挪不出來？這個也別提，使二三兩銀子哩，你從家裡釘了丁子一般，住這們一向，跑了來到船上，你把那羊羔酒捎上兩瓶，也只使了你一錢六分銀；把那響皮肉秤上二斤，算著使了一錢，難道你這二錢多銀子的家當也沒了？可也是你一點敬我的心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這天是多咎？羊羔酒陳的過不的夏，新的又沒做；這響皮肉也拿的這們遠麼？」寄姐道：「我的哥兒！你哄老娘，是你吃的鹽比老娘多！老娘見的事比你廣！你揭挑說我爹是銀匠，可說我那銀匠爹是老公公家的伙計。羊羔酒可說放的過夏；響皮肉五荒六月裡還好放幾日撕撓不了，這八九月天氣拿不的了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千言百語，一總的是我不是。你只大人不見小人的過！」

狄希陳滿口的賠禮，小寄姐不肯放鬆一句，只是饒過不說跳河。兩家人媳婦勸道：「奶奶罷呀，『殺人不過頭點地』，爺這們認了不是，也就該將就了。只管這們等，到幾時是個休歇？」寄姐此時火氣也漸覺退去，撒潑的不甚凶狠，勸著奶了奶孩子，挽了挽頭，只是使性子沒肯吃飯。又勸說：「這一日沒吃下些飯去，可那裡有奶給孩子吃呢？」千央萬及的，又將錯就錯，吃了四五碗蝴蝶面，晚上也還合狄希陳同牀睡了。

按下這頭。再說那壁郭大將軍合周相公說了半日話，掌燈以後，周相公攢撥著還過官艙那邊去了。到了權奶奶牀前，正待摘網巾，脫衣裳，上牀宿臥，權奶奶道：「你待怎麼？快別要汗繁似的，夾著狗屁股替我臭走！以後我這牀邊兒上也不許你傍傍，不敢欺，咱是咬折釘子的老婆。咱就萬年沒有漢子，浪一浪兒狗扶，不是人養的！」郭總兵道：「『此處不留人，更有留人處』。這可與我不相干。我來，你趕我出去，可再不許說閒話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到戴奶奶牀前。

戴奶奶罵道：「你就快別要汗那，離門離戶的快走！怎麼來！人臉上沒有肉，可也有四兩豆腐！難道叫人這們可子磳拉拉的爭，我又好留你的？我就浪的荒了，使手歪也不要你！你只揀著那浪淫婦的去處去，替他殺浪！我害羞！」郭總兵怒道：「可惡那裡；憑我要在那裡睡，便在那裡睡！」就待脫襪上牀。戴奶奶道：「推你不出去，死乞白賴的塞在人牀上！明日只別要惹人的！11聲賴氣的，我不饒你！」權奶奶怒道：「誰是11聲賴氣？我本等不要漢子，我賭氣偏要合漢子睡兩夜！你饒得了便宜，你還拿發著人！不許在他牀上睡，過我這牀上來！」郭總兵道：「我既只走來了，還敢回去傍的牀邊哩？」權奶奶道：「你不過來麼？」郭總兵道：「是遵你的命，不過去了。」戴奶奶道：「如今這們可憐人拉拉的央及人睡覺，頭裡別要這們十分的拉硬弓怎麼！」

權奶奶雄赳赳跑將來說道：「你待去就去，你待來，我偏不叫你合他睡！」拉著郭總兵死嘍。戴奶奶道：「剛才我本等不等留他，我如今可偏要留他哩！」也拉著郭總兵死嘍。一個拉著郭總兵左胳膊，一個扯著郭總兵右胳膊，一個往東拉，一個往西拉，兩個老婆把個郭總兵拉的象五車子爭的一般。

那官艙與後舵相鄰，只隔得一層板壁，紙糊的不甚嚴密，露有簷腳粗的一條大縫，燈光之下，被那梢婆張看的分明。看是兩個扯著郭總兵的手，分頭爭拽，梢婆在板壁那邊叫道：「二位奶奶消停，放緩著！一個做武將的人，全靠著兩根手臂拉弓搭箭的，你拉脫了他的骨節，你們倚靠了那個過日子呢？」權、戴二人聽見梢婆說話，略略都鬆了一鬆手。郭總兵禿著頭，跣著鞋，跑到隔壁艙裡，也不敢來官艙裡要枕頭鋪蓋，說說笑笑，與周相公同牀睡，枕了個牛皮跨箱睡了。

周相公道：「今晚倒也權過了一宵，這也不是長法。狄友蘇的尊寵，此時亦不知安靜了不曾。我明日辦個小東，替這三位奶奶做個『和事老人』。」郭總兵道：「你怎樣和事？他們又不曾在一處相鬧，你的東道卻辦在那個船上？我與你算計不通。你辦了東道，或在我們自己船上，狄友蘇的老媽不肯過來；或是辦在狄友蘇船上，我們的兩個又不肯過去，這不反又增一番的淘氣？」周景楊道：「我自有道理。不拘擺在那廂，叫他三個只聽得一聲說請，走來不迭。既在一處吃酒，難道不交口的不成？定然說話。難道

日裡說了話，夜來又好變臉？狄友蘇娘子既要出來赴席，也一定要老公攬掇，彼此商量，才好出門。這豈不是和勸？」郭總兵道：「怎好叫你費鈔？仗你出名，我出銀子。」周景揚道：「我出了一遭東道，怕你合狄友蘇兩個不兩次回席？兩邊的堂客也不好白吃我的，也是回席兩遭。悶悶坐的在這船上，豈不是消閒解悶之方？」郭總兵道：「這也有理。你便為起首來！」

座船將次到了九江，周景揚開了一個雞魚酒肉的大單，稱了一兩五錢銀子，差了管家卜向禮上岸照單置辦，叫廚子安排兩桌酒。叫卜向禮先對權奶奶道：「這彭蠡湖內有座大姑山，是天下名勝第一個所在，上面極齊整的廟宇，不可錯過，這也是千載奇逢。周相公辦了一桌酒在上面，要請二位奶奶同狄奶奶都到上面遊玩一番。」權奶奶道：「周相公在客邊，為甚麼費事？多拜上週相公，若是戴奶奶不去，我就去；若戴奶奶去時，我便不好去得。只多上覆周相公罷。」卜向禮又將周相公的話說與戴奶奶，那戴奶奶推推就就的腔調，合權奶奶再沒二樣。看來臭肘一肘，臨時都是「請字兒不曾出聲，去字兒連忙答應」的主顧。

晚間泊船，又差卜向禮與狄希陳說知。外面說話，寄姐艙裡聽得甚真，心裡極其喜悅。把兩個家人媳婦喜的搥耳撓腮。狄希陳道：「管家略坐片時，我到裡邊說知了，回你的話。」狄希陳進到艙內，對寄姐說道：「今晚可到得到九江，這彭蠡湖中，有一座大姑山，天下有名的勝景，周相公辦下東道，請你合二位郭奶奶同到上面看看。這也是凡人不容易到的。」寄姐妝著繃臉鼻子，又忍不住待笑，口裡強著說道：「看我過的那好日子哩，去遊山玩水！多拜上他，我不去呀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他是個客邊，費了事請咱，怎好不去的？這船裡悶了這一向，你只當上去散散心，也是好的。」寄姐道：「我不去，怎麼呀！吃了人的，可也回回席。我為的人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你別管他，你只管上山，我管回席。替你回的不齊整了，憑你合我算帳。」寄姐忍著笑道：「我不去呀！」二位管家娘子狠命的攬掇說道：「周相公是個客，費心請奶奶去遊山，奶奶不去，倒象似怕回席的一般。怎麼不去？爺回說明日去就是了，可只顧的根問！」狄希陳出去對著卜向禮道：「多拜上週相公：明日就去。只是擾周相公，心裡不安。」寄姐裡面說道：「管家，別聽他說，我不去呀。我身上有件衣裳呀，頭上有根簪子呀？倒象似跟人的丫頭似的！」卜向禮說：「狄奶奶說不去，我說這們回了周相公的話，省的又僱轎子。」寄姐聽說，恐怕當真的打脫了，再就沒敢做聲。

卜向禮回了周相公的話。船到大姑山下，泊住了船，叫人上山收拾兩處壇場，僱了十來乘山轎，臨期分頭邀請。狄希陳乘著這個機會，在寄姐面前獻殷勤，攀說話，穿衣插戴，極其奉承。「嚴婆不打笑面」，寄姐到此地位，有好幾分准了和息的光景。

再說權、戴兩人拿腔作勢，心上恨不得一時飛上山去，口裡故意拿班，指望郭總兵也要似狄希陳這般央及。誰知郭總兵才做到掛印元帥，還不曾到那怕老婆的都元帥的田地，說道：「待去的，快些收拾就去；不待去的，在船上看守。兩個都待去，都快些收拾；如都不待去，都在船上看守。我同周相公、狄友蘇上山遊玩一番，及早還要開船走路。」權奶奶道：「我本等不待去的，只怕負了周相公的美意，勉強走一遭去。」戴奶奶道：「我也怕負了周相公美意，只得去走一遭。若不是周相公體面，只怕八個大金剛還抬不動我哩！」

二人將次穿著完備，約同了寄姐，都是家常淡服，平素淺妝，搭扶手，安跳板，登上岸上。三人見完了禮，問了動定，依次上了肩輿，抬到山上。郭總兵、周景揚、狄希陳也隨後步了上去。果然是座名山，許多景致，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寄姐開言，權、戴二人也不由接話：起初繃臉，漸漸開顏。

看景已完，酒肴交上，內外吃到日轉斜陽，方才收■尊散席，前後下山，各人回自己船上。只因遭興陶情以後，彼此怒氣潛消，不止狄希陳與寄姐和好如初，權奶奶與戴奶奶也暫時歇氣，輪流薦枕，挨次鋪牀。凡到甚麼馬頭熱鬧所在，寄姐、戴奶奶、權奶奶、郭總兵、狄希陳次第回席。幸得一路無言，不致翻唇噉嘴。此係沿途光景。至於別項事情，再聽下回接說。